



秋扇見捐

——談《詩經》中的棄婦詩，以〈邶風·谷風〉、〈衛風·氓〉為例

● 張垣鐸*

班婕妤，是西漢左曹越校尉班況的女兒，才貌雙全，漢成帝時被選入宮，大得寵幸，封為婕妤。後來，皇帝聽信讒陷，移情宮人趙飛燕，將她打入冷宮。相傳，她曾經寫作一首歌詩，抒發自己失寵被棄，幽居冷宮的不幸命運：

怨歌行

新裂齊紈素，鮮潔如霜雪。裁為合歡扇，團團似明月。出入君懷袖，動搖微風發。常恐秋節至，涼飆奪炎熱。棄捐篋笥中，恩情中道絕。

通篇以扇喻人，詠物託情。首四句，以扇的鮮潔精緻與裁製之工巧，喻示自己內外兼具，色德雙全的冰肌玉骨。五、六句，極寫扇在炎夏驅熱納涼備受主人珍愛的榮寵，借喻自己也曾有過蒙恩受寵的美好時光。末四句，則為團扇的時過境遷而被棄置不用叫屈怨嘆；同時也抒發自己遲暮色衰，終究不免遭人讒陷而失寵被棄的坎坷宿命。

「秋扇見捐」一詞，出自這裏，借喻嬪妃失寵被棄的悲苦；後來泛喻女子色衰愛弛，被玩弄，被遺棄的共同不幸。《詩經》繽紛豐采的情歌中，頗能反映這種氛圍的，當數〈邶風·谷風〉與〈衛風·氓〉二詩了。

谷風

習習谷風，以陰以雨，黽勉同心，不宜有怒。采葑采菲，無以下體。德音莫達

* 張垣鐸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。





，及爾同死。

行道遲遲，中心有違。不遠伊邇，薄送我畿。誰謂荼苦，其甘如薺。宴爾新昏，如兄如弟。

溼以涓濁，湜湜其沚。宴爾新昏，不我屑以。毋逝我梁，毋發我笱。我躬不閱，遑恤我後？

就其深矣，方之舟之；就其淺矣，泳之游之。何有何亡，黽勉求之。凡民有喪，匍匐求之。

不我能償，反以我為讎。既阻我德，費用不售。昔育恐育鞠，及爾顛覆。既生既育，比予于毒。

我有旨蓄，亦以御冬。宴爾新昏，以我御窮。有泂有潰，既詒我肆。我念昔者，伊余來暨。

氓

氓之蚩蚩，抱布貿絲。匪來貿絲，來即我謀。送子涉淇，至於頓丘。匪我愆期，子無良媒。將子無怒，秋以為期。

乘彼坳垣，以望復關。不見復關，泣涕漣漣。既見復關，載笑載言。爾卜爾筮，體無咎言。以爾車來，以我賄遷。

桑之未落，其葉沃若。于嗟鳩兮，無食桑葚！于嗟女兮，無與士耽！士之耽兮，猶可說也。女之耽兮，不可說也。

桑之落矣，其黃而隕。自我徂爾，三歲食貧。淇水湯湯，漸車帷裳。女也不爽，士貳其行。士也罔極，二三其德。

三歲為婦，靡室勞矣；夙興夜寐，靡有朝矣。言既遂矣，至於暴矣。兄弟不知，啜其笑矣。靜言思之，躬自悼矣。

及爾偕老，老使我怨。淇則有岸，隰則有泮。總角之宴，言笑晏晏。信誓旦旦，不思其反。反是不思，亦已焉哉！

〈谷風〉，這是一個色衰愛弛，被丈夫嫌棄仇視動粗暴怒的妻子，在丈夫新婚宴爾之際，所吟唱出來的一首「但見新人笑，那聞舊人哭」（杜甫〈佳人〉）的棄婦悲歌。





首章，以外在風雨晦暗的天氣，來烘托棄婦內在失歡的悲苦心境，同時也渲染丈夫暴怒不定的脾氣。棄婦面對這種情況，只能柔婉膽怯地勸導丈夫，可別氣壞了身子，可別忘記從前「同心同死」的甜美誓言，可要和自己白首偕老，善始善終，好像葑菲(蔓菁、蘿蔔)般根葉並用，千萬不要始亂終棄，壞了自己的好名聲。言外，種種委曲、壓抑、畏縮、惶恐不安，失去自我的愁魔，令人無限同情。

次章，採用蒙太奇「借位」的技巧，將棄婦悲苦遲滯的眼神與丈夫新婚歡樂的笑容同時呈現在畫面上。經由鮮明的對比，來彰顯棄婦委曲不能求全，終究難逃被休被棄的坎坷宿命。「誰謂荼苦，其甘如薺」二句，道盡棄婦心中所積累推疊極度不堪而又難以為外人道的苦楚。

三章，棄婦宣洩對丈夫喜新厭舊的微詞，才稍稍撫平內心的怨懟，隨即擔憂新人恃寵而驕，持家無方，使自己辛勤建立的家業，毀於旦夕。繼而一想，自身都已不見容於丈夫了，哪還有多餘的心思顧及被棄後的家業。高葆光說：

第三章是此詩最精彩處。「毋逝我梁，毋發我笱」，一片癡情，未能斬斷！既而理智清醒「我躬不閱，遑恤我後」，是她的徹悟處。她的癡情可憐，她的徹悟可悲！一轉一折，已把自己悽楚的內心，纏綿的情緒，道出無遺。¹

四章，極寫棄婦張羅生計，持家有道，敦親睦鄰，急公好義的婦德。自己並沒有犯下任何被休被棄的罪愆，卻沒來由地難容於丈夫，責任在誰，自然呼之欲出了。

五章，棄婦哭訴和丈夫共患難，同顛沛，胼手胝足，成家立業的艱辛往事。不料，在家境好轉後，丈夫竟然嫌棄自己貌醜色衰，不再疼愛，甚至於仇視自己，視自己如毒物而另結新歡。「為誰辛苦為誰忙」，棄婦每念及此，往往愁腸百結，泣不成聲。

末章，棄婦喃喃自語，為什麼丈夫不念舊情，對自己動粗暴怒，苦工粗活，硬逼自己承擔。可自己百思不解的，丈夫新婚宴爾之際，竟然還利用被逐出家門的自己所醃漬積存準備過冬的鹹菜，來遮掩維持日益困窮捉襟見肘的家計？難道丈夫對自己猶有餘情？……那種「欲去還留，不忍遽絕」的複雜心理²，更讓人心疼不捨。

同樣的秋扇見捐，同樣的色衰愛弛，〈氓〉一詩的棄婦，展現了與〈谷風〉的棄婦

¹見裴普賢：《詩經評註讀本》(上)〈邶風·谷風〉評析引，(臺北市：三民書局)，1982年7月，頁136。

²語見周錫韋復：《詩經選》〈衛風·氓〉，(臺北市：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)，1988年7月，頁64。

「欲去還留，不忍遽絕」完全不同的作風。當她了悟自己始終猜不透氓的心思，始終得不到氓的真心相待，甚至於一再慘遭氓的暴力相向後，在悔恨悲怨憤怒心痛之餘，「寧為玉碎，不為瓦全」，毅然放棄這個滿目瘡痍，不堪回首的破碎錯誤的婚姻。

一、二章，追述兩人交往、私訂婚期與迎娶的經過。氓求愛時的忠厚笑語，藉口買絲的別具用心，總總虛偽做作的醜態，如今回想起來，更加不堪。熱戀時期，那盼望不到的焦急懸念，那見面以後的歡言笑語，在在都道盡了自己為他心醉目迷，魂牽夢繫的真情。只恨當時年輕天真，對愛情充滿浪漫憧憬，以至於無能識破氓「偏借卜筮，鄭重其事」的詭計，而鬼迷心竅，與之私訂終身。尤有甚者，竟然不顧父母兄弟的反對，委身下嫁，讓他「車來賄遷」，人財兩得。孔穎達《毛詩正義·衛風·氓》評曰：

此男子實不卜筮，而言皆吉無凶咎者，又誘以定之。前因買絲以誘之，今復言卜筮以誘之。

可謂切中其事。

三章，以鮮嫩光澤的柔桑起興，追憶當年情竇初開，迷戀悅樂，兩情纏綿的美好時光。如今惡夢乍醒，不禁扼腕捶胸，悔不當初。痛定思痛，她以過來人的悲慘教訓，告誡普天下的女子，千萬不可輕信男人的甜言蜜語，被愛沖昏了頭。否則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再回頭已是破碎身，怎一句「悔不當初」就了得的呢？

四章，以枯黃墜落的桑葉，象徵自己年華遲暮，色衰愛弛的不幸遭遇。才短短三年婚姻生活，竟然讓自己由一個豆蔻年華的少女變成色衰遲暮的嫗婦，思前想後，一切都是自己甘貪如飴，胼胝家務，過度勞累所造成的呀。氓非但不知珍惜感謝，反而嫌東嫌西，負心背義。如今，來到當年私訂終身的淇水岸邊，只覺景物依舊，愛情全非，教自己不潸然淚下，肝腸寸斷也難。

五章，哀嘆自己遇人不淑，悲苦無告的命運。自己勤儉持家，早起晚睡，不遑休息；換來的竟是氓在家境好轉，目的已達後，對自己一再的暴力相向。回想當初不顧父母反對，委身下嫁，如今被棄，恐遭兄弟奚落嘲笑，一切都是咎由自取，怪不得別人的呀。六個「矣」字，激音促節，頗能傳達那種淚盡聲絕，悲怨至極的無限淒涼。

末章，以昔日熱戀時白首偕老的信誓與歡言笑語的甜蜜，來反襯今日被棄時負心





忘義的冷酷和不念舊情的心碎。撫今追昔，徒呼奈何之外，自己也只能獨吞苦澀，擦乾眼淚，快刀斬亂麻，設立愛情的停損點，勇敢面對始亂終棄的事實，毅然放棄這個滿目瘡痍，不堪回首的破碎錯誤的婚姻，庶幾活出女人的尊嚴。

從上文的解析，吾人知悉，《詩經》能呈現棄婦失歡被棄，委曲卻不能求全的悲切憤怨苦楚不幸的心聲的，當數〈邶風·谷風〉與〈衛風·氓〉二詩了。

